

# 敢向红朝论天理

“大逆治下行大义 敢向红朝论天理 一纸联名重泰山 清源百姓有正气”这是一位大学生深受徐大为冤诉案的触动，特作此诗赞誉清源县的乡亲。辽宁抚顺清源县的徐大为，原在沈阳的饭店当厨师，在乡亲们心目中他是个善良、正直的好小伙，仅因修炼法轮功遭非法判刑，被关过四个监狱。一家老小苦等八年，今年2月3日到东陵监狱接人时，发现已被迫害得几乎没有人形，骨瘦如柴、头发花白、目光呆滞、遍体鳞伤。回家后，无法进食、整日咳嗽不止，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；13天后，在家人的悲恸声中离世，年仅35岁。

徐大为生前向家人透露，在狱中长期遭受到电棍电击、吊铐、毒打、针扎、野蛮灌食、注射毒针等酷刑折磨。面对亲人含冤而逝，家属决定申诉，376位村民仗义联名致信相关机构。联名信中提到：“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，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。”他们要求赔偿受害者家属，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。但是各级机关一味推诿，不予查办，家属持续上诉，并将联名申诉材料专递到中央办公厅，两会信访机构，最高法院等部门，希望能得到重视。

2010年4月7日晚，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被带到村书记家里，当地公安局长和司法局长已经等在那里，一连串的审讯逼问、恐吓，给徐有为安上煽动闹事、扰乱秩序的罪名铐走，至深夜才被放回。徐家聘请的王景龙律师也遭到省司法部门的打压，威胁要吊销他的律师证。当地警方更挨家挨户查问，威胁村民不要参与申诉。村民们说：“徐大为是大伙公认的好人，人没了，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？”

据村民透露，领队警官在闲聊的时候说，他们也是受到了上面的压力：“搞的这么兴师动众，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直接指使公安部下达文件调查此事。”据了解内情的人讲，周永康等对于民众联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家属申诉冤情，感到巨大恐慌，企图上纲上线，为加大打压力度找依据。

目前此事件仍被各方人士和海外媒体高度关注。据国际追查3月底公布的材料，以下人员对迫害致死徐大为负有直接责任：东陵监狱长李众、姚树良，管教霍喜中、戚金龙；原和平分局胜利派出所所长梁祝，警察赵春伟，辽宁监狱管理局局长陈泰宝；沈阳大北监狱监区长李建国；凌源第一监狱八监区区长王利民。

## 我们曾散失自由的灵魂

不读《九评共产党》不知道，读完《九评》吓一跳。我本人是一个基层干部，1949年走上工作岗位，很多历史都是亲眼看到的，很多事情都是亲身经历的。在几十年的生涯中，因为自己能以“老好人”的方式处世，侥幸在共产邪党领导下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没挨整。

用现在清醒的话来说：就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搞怕了，在谎言、战乱、饥荒、独裁、屠杀下产生了对共产邪党的盲从、相信与恐惧，从而散失了自由的精神和灵魂，成了共产邪党统治下的乖民。人类的信仰、伦理、关爱、良知、正气，都被邪党教育的理论和党文化取代了。不只是我，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在共产邪党的淫威与欺骗下成为了乖民，跟着忽悠什么一贯“伟、光、正”，现在又出来什么“立党为公”，就像手术台上被麻醉的肉体，任党挖肝、取肺、吸血。

2010年  
9月

## 纵观天下

反馈信箱：santui@comcast.net  
免费提供《九评》电子书、最新破网软件和三退服务  
退党、团、队总人数近8000万

作为一个基层干部，我做的事太多、太多，几十年的历史，以前认为是自己的光彩，现在看来都成了助纣为虐！希望党内广大群众都来读读《九评共产党》，认清邪党是什么，脱离它，真正的中国人要“立民族为公，立社会为公”。我和其他签署这份声明的人，退出共产党和它的一切组织。（黄广法等249人）

## 邪恶要装正神 就要行骗

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，封他们为“最先进的阶级”，“大公无私”，“领导阶级”，“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”等；共产党要利用农民，称赞他们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；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”，许诺“耕者有其田”；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，于是封之为“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”，许诺以“民主共和”；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，于是大喊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，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。抗日战争一完，便大打出手，推翻了国民党政权，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，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。

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。为了打赢内战，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、富农全家的做法，对地主、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，采取了“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”。1947年7月20日，毛泽东指示说：“除少数反动份子外，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。……借以减少敌对份子。”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，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。

说一套做一套。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，其口号是“长期共存，互相监督，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”。而任何真正不同意、不符合它思想、言行和组织的，都要加以消灭。马克思、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，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，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。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，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，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，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“花瓶”待遇。

历史的教训是：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，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。谁在什么问题相信了共产党，就会在什么问题送掉小命。（《九评》之二节选）



退党、团、队途径（化名、笔名皆有效） 传真 001203-413-6370 热线 001888-892-8757

短信 00886-9362-08132 退党发“愿意1”，退团发“愿意2”，退队发“愿意3”，三退发“愿意123” 请署名 可用化名 无界 <http://8bc.pikor.org> 动态 <https://pw.leader2006.net> 加密浏览海外网站（忽略安全性警讯→接受证书→确定）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短波→早6点：7105；早7点：7310；晚7点：7280；晚9点：7310；全天：8400（千赫）

# 新动向还是新诱惑

《新闻解读》第 156 集节选

**主持人严真：**8月初《凤凰周刊》刊登了刘亚洲中将几年前写的《西部论》，语出惊人：“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。”有人看后觉得出现了政改的新动向。

**评论员文昭：**其实我们发现，这种开明言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。上一次是2006年，俞可平发表了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一文，第二天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就全文刊登了，《新华网》也转载了，声势比现在大得多。4年过去了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——中宣部的禁令越来越多，媒体的管制不断升级，整肃一波接一波，对互联网大规模封锁，胡佳这些维权人士一个接一个的被判，对各种灾害的遇难人数不停的掩盖，民主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**严：**为什么会这样？党内改革派被保守派压倒了吗？

**文：**现在中共内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。所谓改革，是一种政治信念，同时要能付诸实践，力所能及地去推动。以前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、赵紫阳在四川搞“承包责任制”，他们那时都还没有走上最高位置，就已体现出明显的改革倾向，并落实在行动上。但是现在所有官员都停留在口头上，而没有实际行动。

**严：**通俗讲就是“言行不一”。那么每隔几年就出来一次所谓的民主声音，这是怎样一种现象？

**文：**俞可平的文章恰逢中共十七大前，此次刘亚洲的言论恰逢十八大前，都是在节骨眼上放出来的，以博得海内外舆论的好感，诱惑得一部份人挺兴奋。说到中共的保守派和改革派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从实际表现上看，所有在任的官员其实都是保守派，另一方面，又没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，都想打扮一番。

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，当时民间组成了一个志愿律师团，律师们来自23个省市，结石宝宝的受害范围遍布全国。但是官方封锁信息、不准法院受理等做法，全国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表现出一点点的开明。再比如，每一个省对待维权民众的手法，断网、封路、封锁消息、然后驱散镇压，也都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，以实际行动推动一点点实质改变。反之，官员们都热衷于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，市长热线啦、和网民真情互动啦，这一类表演随处可见，算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。

**严：**刘亚洲说：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。“我们”肯定就是指中共啦。假设，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可行的，需要什么条件？

**文：**两个基本条件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，缺一不可。思想上要出现不同政见，而且要能够得到传播，逐渐形成影响力；组织上，有共同思想的人能够联合起来，付诸实践，不管地位高低，能力大小，总是有人在位，真正去实践、去推动，取得好的效果，获得社会的认同。

**严：**思想上的条件肯定不具备，党要牢牢控制思想战线，全党思想高度统一。组织上，就象你所说，各地官员打压民众是高度和中央保持一致的，因此，象刘亚洲所说的放弃强势政治、向民主转型，恐怕连个影子都看不到。

**文：**更有甚者，在每年的两会中，连一个能够实际扩大公民权的提案都找不出。相反，什么访民干扰了领导的工作休息，应该判刑，这一类提案每年都有，不仅没转型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去维护专制。

**严：**这次，就连释放开明声音的分贝也减弱了，刘亚洲的文章只在党媒控制的外媒刊登，国内没见报，仅在博客、论坛里存在。大家自己解读吧！（新唐人电视台）

## 毒奶粉为何阴魂不散

从2004年的大头婴事件、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案、直至今日的激素奶粉，毒奶粉的阴霾持续笼罩中国。最近又爆出在河北、天津、吉林、山西、黑龙江等13个省市出现数百吨未被销毁的三聚氰胺毒奶粉。人们不禁要问：为什么毒奶粉阴魂不散？

医学专家指出，毒奶粉的实际危害远比人们知道的严重得多，然而一直就有地方政府官员糊弄受害儿童家长说：只要停用有害奶粉，问题会慢慢改善。8月中，卫生部公布了圣元奶粉的调查结果，称患儿乳房早发育与圣元奶粉无关，引起受害者一片哗然，表示不相信检测结果，但各地多名家长遭到打压，被警告闭嘴，连医院、律师、媒体都被封口，让受害者状告无门。武汉受害儿童家长透露，她们原本获邀到电视台接受访问，但安排突然被取消，相信是当局施压，要把家长的声音压下去。她们表示强烈不满，痛斥当局无视孩子的健康。

中共官方的一贯手法是，掩盖危害、大事化小、官商勾结、打压受害者、封锁信息。早在2004年大头婴事件中，三鹿奶粉已被列为有问题的奶粉之一，可是一转身，就被誉为“中国乳品行业的光荣”、“两千万妈妈的选择”。三聚氰胺事件初期，中宣部以奥运期间不得有食品安全问题为由，封锁信息，禁止报导。受害婴儿的父亲赵连海成立“结石宝宝之家”，维护受害者的权利，却被逮捕入狱。这一系列打压受害者的恶行，助长了毒奶粉的猖獗，为谋利害命者铺垫了制度温床。

不少受害家长认识得很透彻，只要造成毒奶粉事件的体制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，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仍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，毒之悲剧还会在中国社会持续上演。

## GDP中的加法与除法

近日，官方宣布我国的“国内生产”（GDP）总值已达世界第二，但民间舆论却对此集体冷感。我上网请教了一位懂经济的朋友，他的看法是，这是统计局在高调玩加法，有营造“财富幻影”之嫌。一般人凭生活的直觉看问题，能说明一定民情的指标是人均GDP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，中国的人均GDP是3566美元，世界排名第99位（日本人均GDP近4万美元，排名第16位）。他说，如果减去占0.4%人口的巨富阶层（占有社会总财富的70%），那么99.6%人口的人均GDP就下降到1千多美元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比1，所以农村的人均收入就更低了。城市白领的收入会高一些，但是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白领的现实，加上工作和身心的压力，他们拼打的也不容易。落差极大的是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早已超过美国，显示出极度的贫富差距。

朋友还贴过来一篇大赦贪官的数字歪论，教我如何玩除法：“在法庭上，一个大贪官的律师正在陈述辩护词：法官先生、各位人民陪审员，据统计局调查，我的客户仅仅平均拥有汽车0.11辆，每天上餐馆用餐0.13次，每年出国旅游0.02次，看美国大片0.17场，也仅仅平均拥有欧洲名牌时装0.28件，纯种赛马0.05匹，高级游艇0.0001艘，和一块巴掌大的高尔夫球场，另外，他仅平均占有0.07个情妇。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，我的客户的所谓罪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因此应获赦免。”（青山）